

《聯合文學》

猴杯

張貴興◎著

雨林裡有一種蠕蟲，

當牠們找不到食物時就消化自己的器官，

消化的順序完全依重要性而定，

最早消化的是生殖器官，最後是神經器官，

可見得為了生存，有些東西是要犧牲的，

但犧牲得要有智慧，你本末倒置，為屁奉獻，

結果是沒頭沒腦，有勇無謀。

猴杯

作者／張貴興

發行人／張寶琴

總編輯／初安民

主編／江一鯉

編輯／張清志

美術編輯／周玉卿 戴榮芝

校對／呂佳真 張貴興 張清志

法律顧問／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蔣大中律師

出版者／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10樓

電話／(02)27666759・(02)27634300轉5107

傳真／(02)27567914

郵撥帳號／17623526 聯合文學出版社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6109號

網址／<http://unitas.udngroup.com.tw>

E-mail:unitas@ms4.hinet.net

unitas@udngroup.com.tw

印刷廠／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地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三樓

電話／(02) 26422629

版權所有・翻版必究

出版日期／2000年12月 初版

2002年1月15日 初版三刷

定價／280元

copyright © 2001 by Chang Kwei Hsing

Published by Unitas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猴杯

● 張貴興／著

目次

重返二雨林(自序)

第1章

005

第2章

015

第3章

067

第4章

095

第5章

139

第6章

191

247

(自序)

重返雨林

張貴興

我的小學母校座落婆羅洲西北部一個人口數千人的小鎮，據說當初墾荒人初抵此鎮時，看見四周莽叢樹林中活蹦亂跳一種叫作 lutong 的長尾猴，於是異口同聲，呼喚該地 lutong。不知道過了多少年，不知道什麼良辰吉日，不知道哪個碩學通儒，根據這個猴名的譯音，替這個小鎮取了一個漢名「羅東」，不但得到官方認可，多少年後也因爲這個漢名和台灣某鎮同名同姓而締結爲姐妹鎮。我中學時騎腳踏車閒逛此鎮常常看見馬路兩旁長尾猴成群結隊徜徉樹林中，一直對此名稱的由來深信不疑。

母校創辦於一九三七年，日軍入侵後被炸毀，一九四七年重建。一九八〇年被燒毀，一九八三年再度重建。我後來看見一九四七年的畢業生合照，老師七人，學生七人，羨煞人也。一九九九年夏天我以校友身份走訪母校，發覺母校越重建越意氣煥發，電腦教室、牙醫室、圖書室、販賣部等等新增加的設施骨骼健全，肌腱發達，人氣鼎沸，硬體設施已趨一流水準，學生多達一千多人，其中竟有一半非華人，但年輕而充滿活力的老師仍然以華語授

課。我徘徊教室走廊外，伸頭縮腦注視黑板上工整流利的漢字板書，聆聽老師帶著腔調的華語和學生可以洗去你遍體污垢的朗讀，往事不斷複製，昔日在此殷勤學習華語的小學生的我歷歷在目。

我離開教室，流連校園，赫然發覺母校千變萬變，唯有音樂教室不變，它依舊滄桑老舊豎立在那兒，只是成了一座堆積舊桌椅的儲藏室。我極力遠眺，看見音樂教室圍籬外熱帶柳樹下一個揹著書包的中學生全神貫注聆聽音樂教室內傾瀉而出的洶湧澎湃浪漫動人的鋼琴聲。從母校畢業後我就讀於母校附近一所英文中學，放學後必然從母校旁一排熱帶柳樹下經過。我清楚記得那是一個夏日午後，我汗流浹背揹著書包走過熱帶柳樹下，在樹蔭下放下書包準備小憩一會，突然從鳥聲蟬聲風聲中聽見母校校園內湧來一陣鋼琴聲，使我渾然忘了那夏日南國泥淖般纏滿我身上的熱汗和蚊蠅般圍繞我不去的熱流。當時我只是初一學生，只能透過圍籬洞眼打量校園，於是看到當時依舊嶄新的音樂教室內一位我不認識的女老師正坐在鋼琴前彈奏一首我現在已沒有什麼印象的曲子。我之所以如此肯定她是我母校的老師乃是因為她正穿著一件白襯衫和深藍色裙子，那是我母校女老師才有資格穿著的制服。規定老師穿著制服似乎沒有什麼道理，我不知道老師有沒有為此抗議過。印象中穿著制服的老師總是高雅素淨，一塵不染，脫俗得讓我們不敢輕易靠近。

午後的南國陽光照射著半個音樂教室，從水泥地反射出來的餘暉使教室晶瑩剔透，老師的纖纖十指、手腕和側向我的臉孔也幾乎處於半透明狀態。這副景象我至今難忘。許多年後我已忘了老師彈奏的曲子，但老師殘留我視覺上的影像卻揮之不去。那天下午我足足在熱帶

柳樹下站了半小時，傻乎乎地看著長頭髮的老師敲擊琴鍵，直到老師閣上琴蓋離去。從此放學後站在熱帶柳樹下聆聽老師彈奏鋼琴變成了我的固定功課。老師不是每天出現音樂教室中，彈琴的時間也很不固定。她的琴藝我無從評定，只覺得一個人能夠使十隻靈活笨拙不一的手指悠哉游哉數不清的黑白琴鍵上是一種非百年修練所不能學會的仙術，呼風喚雨、驅神御鬼不過如此。老師有一次突然抽出一條手帕，以手帕輕撫著嘴巴咳嗽。當時陽光猛烈，老師身子單薄，給我極大震撼。

老師彈琴的時間逐漸減少，兩、三個月後，老師終於不再出現在音樂教室中。那年學期終了，我利用一個多月假期斷斷續續寫下我的生平第一部小說。小說情節大致如下：

少女A君，體弱多病，視鋼琴如命，因痼疾纏身不能外出，常年獨守深閨，彈琴自娛。某日隔壁遷來一位新鄰居，性喜在夜間獨奏小提琴，少女大喜，乃以鋼琴和之，日復一日，不能自拔。少女日夜觀察，數月來只見一男子進出鄰居，英俊瀟灑，風流倜儻，不疑有他，芳心暗許。約半年後，小提琴不再響起，少女大惑不解，茶飯不思，日見憔悴。

一日忽見警察進出鄰居，押走男子，翌日見報後始知男子覬覦父親財產，親手勒死父親，謊稱意外死亡。其八十老父雙腳殘廢，困坐輪椅，別無嗜好，只喜在夜間拉奏小提琴。

少女大受打擊，從此無心彈琴，終日愁苦。……

小說寫在我新買的一本厚厚的筆記本上。開學了，我囉囉嗦嗦寫了三、四萬字，只寫到「不疑有他，芳心暗許」。生物課要抄筆記，我來不及準備新筆記本，於是將生物筆記抄在另一本筆記本上。老師講課無趣時，我取出筆記本，翻看幾句，偷寫幾句，甚至畫上幾幅插圖，但磨了半天，也始終停留在「不疑有他，芳心暗許」。現在回想，這一段太美了，正符合我當時的少年情懷，因此塗塗抹抹，不忍揭發真相，使少女難過。數月後老師檢查筆記，我不得已分割筆記本，把塗滿人類骨骼、青蛙內臟和綠色植物的筆記本交給老師，把支離破碎的小說草稿鎖在書房抽屜裡。那時候我們剛換了新家，二樓共有五間臥房，幾個哥哥常年在外面求學或工作，我因此有機會獨占一間臥房，並且三心二意，三日兩頭換一間，但常常是人雖然已離開，許多瑣碎事物甚至半邊魂魄還留在舊房間裡，那篇小說草稿就在我的「流離顛沛」中不知去向。更恐怖的是，它可能就此被五馬分屍分別流落五個房間裡。

許多年後我帶著兒子去學琴，一個人坐在鋼琴老師和兒子旁邊，不止一次想起那篇被我「始亂終棄」的小說殘稿。在那間裝著隔音和空調設備的狹小密閉空間中，在兒子不識愁滋味的琴聲和鋼琴老師盪氣迴腸的琴聲衝擊下，在兒子囁囁嚅嚅的歌聲和鋼琴老師行云流水的歌聲環繞中，我彷彿又一次站在南國的夏日午後熱帶柳樹下偷聽兼偷窺長頭髮的老師藉著鋼琴吞吐心事，並且努力回想小說中的種種細節，突然後知後覺那篇小說始終沒有完成，其中一個原因恐怕是我根本沒有打算把它完成。不想寫完的原因不知為何，我矛盾和模糊分析了一下，勉強湊合兩種可能：(一)女主角「不疑有他，芳心暗許」時，感覺已近完美，了了一樁心願，可以不必再寫下去了；(二)我不知道如何處理它的殘酷結局——或者說，我對女主角的

命運猶疑不決。總之，不管我如何替自己的疏懶尋找藉口，當我漫不經心弄丟稿子時，我一點也不在意卻是事實。當時的我已清楚地感覺到一部作品的團圓完成，並且透過書寫獲得滿足和「解脫」，至於這篇小說的命運早已被我拋諸腦海後。

整個中學生涯裡我一直抱持這種漫不經心的態度去寫作，這些作品百分之九十八以上都獲得發表，其中一部份發表在不支領稿費的報章上。這麼多年來我已完全忘記中學時期寫過什麼雞毛蒜皮，唯獨對那篇沒有完成下落不明像試驗室中的青蛙被支解和被丟棄的處女作念念不忘。我至今不明白當日站在熱帶柳樹下偷聽老師彈琴是出於一種寫作衝動，或是聽完老師琴聲後冒出一股寫作衝動。老師琴藝歌聲無從挑剔，我的處女作猶如我兒子的琴藝歌聲，「囁囁嚶嚶，不識愁滋味」。再多再美麗的情人，也比不上醜醜的初戀情人。這篇處女作的一部份類似情節後來被我寫入長篇《賽蓮之歌》中，彷彿是在情人身上尋找和重建初戀情人的記憶。

在寫作《猴杯》過程中，我不止一次回想當初書寫處女作的種種，不止一次回想自己站在熱帶柳樹下天真地將那位小學老師設計到自己的處女作中，不止一次回想如何透過寫作不自量力地將她的靈魂軀殼「據為己有」，不止一次回想如何經過點化讓老師匍匐跨下成為我的藝術女奴。浪漫旖旎，神聖不可侵犯，一言難以道盡。小時候我家不遠處有一棵大樹，樹下陰晦潮濕，當中有一棟浮腳樓，住著一戶中國家庭，父親精通中醫，喜食鴉片，兒子聰明過人，幾乎成為象棋和桌球國手。一家子自視高，甚少和人來往。我不及十歲時，舉家遷往他處，臨走時女兒哭哭啼啼，懷抱一貓，託我家寄養。不知為何，父親反對女兒養貓。人走

後，禽獸留下，從此一去不回。我後來偶爾在報章上獲悉這家人一鱗半爪，無非是兒子參加象棋或桌球比賽，得了什麼什麼獎，創了什麼什麼紀錄。人去樓空的浮腳樓後來成爲許多路過的土人落腳處，他們大部份好吃懶做而膽小，不時偷竊我家農作物或財物，弄得母親提心吊膽。一年多後浮腳樓已被莽叢淹沒，搖搖欲墜，鬼氣森森。有一次我和一群同學深入其中探險，見一對野男女欲在浮腳樓樓梯上苟合，同學說怎麼辦？有人提議看下去，大夥正襟危坐，可惜少不更事，野男女正要親嘴，尖叫已此起彼落，驚動一樁好事，大夥鳥獸散時頻頻回頭用彈弓攻擊浮腳樓，嚇得野男女落荒而逃。浮腳樓旁邊那棵大樹身軀龐大，姿勢怪異，夜晚烏雲密布，皓月當空，我從地上俯視，彷彿看到一個拄著拐杖的老巫婆對一顆水晶球施法預卜生死未來。大樹高不可攀，我生平只見過身手矯健的四哥爬上樹顛採一窩雛鳥。數年後浮腳樓毀於一場野火，但大樹屹立不倒，妖嬈醜陋，變幻莫測，數十年來縈迴我夢中不去。從大樹走出來，走過一片芒草叢，渡過一條小河，走過母親的菜園和香蕉園，就是我小時候住了十二年的我家浮腳樓。傳統的南洋地區浮腳樓遠離地面，屋柱各豎立在一塊墊石上，不打地基，彷彿「浮」在地面，方便搬遷。我家深受華人木匠勤勞務實和華人墾荒戶渴望安定豐饒的影響，浮腳樓和一般華人住戶一樣地基深鑿，材質良好，堅固耐用，雖然也有數十根離地一公尺的屋柱，但嚴格說起來已非浮腳樓。我對那數十根屋柱一直不以爲然，直到後來發生水患才發現它的好處。拓荒者總是傍水築巢，南洋地區雨季漫長，洪水輕易氾濫，以堅硬如岩石的鹽木將房子撐離地面果然高明。我家浮腳樓左前方是鳳梨園和玉米園，左後方是香蕉園和菜園，右前方是胡椒園，右後方是果園——說是果園其實誇張，只種了幾

裸波羅蜜、椰子、紅毛丹而已——，後方是一望無際的芒草叢和雨林。所謂鳳梨園、玉米園、香蕉園、胡椒園也只是童年某個時期親切熟悉的回憶，這批土地大部份時候因為疏於照顧而回歸蠻荒，成為野地和芒草叢一部份。我小時候經常奉命和兄長以鐮刀和番刀鏟除莽叢，有時候乾脆放火燒芭，速戰速決。老家低窪潮濕，東北季候風一颳，大小水患不斷。西南季候風一吹，天乾地燥，野火連綿，煙霾撲天罩地。大水 and 野火兩種互不相容的元素成為我童年如膠似漆的夥伴。天候果斷善變，捉弄得我優柔寡斷。初一時新家落成，我和父兄將浮腳樓夷為平地，從此浮腳樓正式和我家脫離關係，縈迴我夢中不去猶如那棵屹立不倒的大樹。中學時期我經常一個人揹幾本書和吉他騎腳踏車沿著我家附近一條廢棄的軌道——據說是日本人二次大戰時期鋪設，深入雨林運輸原木——進入雨林，選一塊蔭涼地消磨時間，胡亂彈唱看書，逢周末則和同學划舢舨逆流而上到雨林露營，徹夜不睡照顧營火，聆聽雨林竊竊私語，恐怖傳說紛至沓來，明知盤踞樹上的大蟒可能靜悄悄撲下來將我們裹腹，奇毒無比的蟲豸也可能使我們痛不欲生，倒楣時還會被達雅克人誤認成獵物用抹上激毒的吹矢箭射殺，可是年輕膽大，一點也不害怕。進入雨林，彷彿嬰兒回到母親子宮，殷殷吸吮，不再苦惱。我念念不忘躺臥夏夜酷熱雨林中讀《仲夏夜之夢》和大雨滂沱中躲在雨林的帳篷中讀《暴風雨》時渾身洋溢的一種莫名的痛快，徘徊夏日午後雨林小河邊翻看什麼英詩選集余光中葉珊詩集或彈唱什麼披頭四那種孤獨得不得了的樂趣，許多一知半解——現在更是一知半解——的所謂書中顏如玉現在還是五官分明倒背如流，這恐怕都是雨林使我頭殼壯壯。雨林胸懷寬大，現實生活裡無孔不入的不愉快和鬱悶被雨林稀釋得無影無蹤，隱然是我們中學時

期一塊逃避和療傷的地方。數年前我回到老家，四周鋼筋水泥豪華私人住宅林立，我家的菜田果園香蕉園胡椒園玉米園鳳梨園和那棵妖嬈醜陋的大樹早已不知去向，數十年前出沒大樹的大番鵲四處築巢依舊，昔日徜徉樹下的大蜥蜴和簇擁樹下的豬籠草捕蟲瓶和織布鳥巢穴則已芳蹤渺茫。莽叢稀疏，雨林不變，但從前我愛流連的那一塊雨林已被鏟平，成為一家跨國公司員工宿舍。我徘徊雨林邊緣，一時找不到入口，似乎人類已將雨林劈殺成一個封閉和冷漠世界。這情況有如一個遊子身心俱疲返鄉，從前寵惜他的母親不再相認。不認帳也罷，骨肉終究相連，雨林在夢中千變萬化，縈迴不去。母親，雨林，大地之母，我像一朵菟絲依偎在妳潮濕陰暗的胯下，我像一隻鬼祟的腐食者舔舐妳的排泄物，我剔肉刨髓，浙瀝瀝血淋淋用我這一副臭皮囊灌溉妳，只求妳不拒我於千里之外。不管貪官污吏如何剝削妳，不管罪大惡極的商人如何蹂躪妳，妳永遠是我的小處女月亮，我的大腹便便宇宙，我厚臉皮硬頭皮頑皮笑臉嘻皮臥向妳，只求妳施捨寒毛一條牽著我這隻沙皮狗。妳奶水羊水血水汗水孕育我，我的禿筆乾癢癢深入妳的陰道子宮亂戳一氣，仍然體會不出妳溫柔精彩的億萬分之一。母親，雨林，大地之母，地球之肺，給我一次美妙的抽搐，讓我離去的基因沉澱在妳的根莖下，透過妳的腐植土讓他們有再生和脫胎換骨的機會。雨林、我家鳳梨園玉米園香蕉園果園胡椒園、大樹、我家浮腳樓和隔壁浮腳樓中的古怪的中國家庭現在已化身《猴杯》中的要角，隱隱約約，似幻似真，誠如那位小學老師，成為我生命中最真實和不可磨滅的一部份。

高中畢業後和一位小學同學談起那位小學老師。

「瘦瘦的，長頭髮，下午經常在音樂教室裡彈琴，」我說。「想我當時剛畢業，不知道

什麼時候出現了這麼一位老師……」

「你說的這位老師，」同學說。「我知道。」

「你認識她？」

「我姐姐認識。」同學說。「姐姐說她下午在音樂教室裡彈琴時，老是看到一個小鬼在圍籬外偷看她，弄得她毛毛的，後來乾脆就不去彈了。」

二〇〇〇年十月於台北



猴杯

麗妹抵達余家第二天開始會診中西巫醫，
抹草藥，吞符咒，拜鬼神，頭皮依然光禿禿，
亮如白玉，滑如椰肉，嫩如剛冒尖的草菇。
猴蝠鯨吞果園，烏蟲蠶食農田，畜生害喜，
只有麗妹頭皮長不出一根髮茬。